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五十四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九

宣公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辰陵穀梁作夷陵杜注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在今河南陳州西南

左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

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是時楚莊威彊主盟中國蓋齊晉方有事於莒狄各營其私置亂賊而不問陳鄭知中國不足恃故折而附楚也

附録左傳　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郔郔杜注楚地在今河南項城縣境令尹蔿艾獵城沂艾獵孫叔敖也沂杜注楚邑在今河南真陽縣境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築作具平板榦榦楨也牆兩頭立木板在

兩旁障土者平等其高下稱畚築量輕重畚盛土器程土物為作程限議遠邇均勞逸略基趾略行也趾城足具餱糧餱乾食也度有司謀監主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教之能使民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函杜注狄地

左傳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衆狄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作德莫如勤非勤何

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勤則功繼之詩曰文王既勤止詩頌文王勤以創業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穀梁傳不言及外狄也

陳夏徵舒為亂楚方伸大義於天下晉為霸主乃孜孜於羣狄至往會焉卑亦甚矣直書其事深譏之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據下入陳稱子貶曷為貶據徵舒有罪

不與外討也（辟天子）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内討亦不與也（雖自討其臣下亦不得與）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穀梁傳　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據入國乃得殺）外徵舒于陳也其外徵舒于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若書楚子入陳

殺夏徵舒則入者内不受是無以表徵舒之悖逆故先言殺

丁亥楚子入陳

穀梁傳 入者内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

徵舒在株林為陳南邑楚莊先經其地執而殺之而後入陳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之文也然當時楚實利陳後雖聽申叔時之說能復封陳而置夏州納亂臣存亡興滅顧若是乎舜跖之分其始在

善利之間耳討賊者衆人之公義故殺徵舒書楚人縣陳者一人之貪心故入陳書楚子罪人既得其入也何為哉胡氏安國謂不書取陳而書入為未減之辭非也楚實未嘗取陳以實書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羊作甯）

左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以為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

公午
申叔時使于齊申叔時楚大夫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僣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

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謂譬如取人物于其懷而還之為愈于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示討夏氏所獲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没其縣陳本意而以討亂存國為文善其得禮

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寗儀行父本以助公見絶故言納公黨與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輔相鄰國

有不能治民者而討其罪人則可曰入人之國制人猶可者明鄭國之君無輔相之道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二人與昏淫當絶而楚強納之是制人之上下二人致亂之臣國所不容楚子不殺而反納之必因其來奔許以陳輸楚故使執其國柄為主於内而陳自是從楚不敢貳則其無誅惡之實心不可掩矣孔寧儀行父之奔不書必孔子削之也書奔則習其讀者或疑二人能請討於楚而其惡隱矣

附錄左傳 厲之役鄭伯逃歸蓋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為明年楚圍鄭傳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據惠公殺里克不書卓子葬君子辭也君子之心無私故討賊不間內外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弑逆之賊人皆得討蓋綱常所在非有彼此之殊也徵舒雖為楚殺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憾矣故靈

公得書葬

楚子圍鄭

左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且巷出車吉出車于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俾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退師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塗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為天所佑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

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桓公武公鄭始封之君也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夷比也楚滅九國以為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黄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傳稱楚武王克權又稱文王縣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

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以傳考之凡入國者必陵暴殘毀有所俘獲楚子入郭門至于逵路而退師許盟秋毫無犯義不得書入胡氏安國謂即其國都而書圍為從輕典非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杜注鄭地今河南鄭州東有邲城

左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縠佐之

先穀彘季代林父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克郤缺子代史駢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欒書欒盾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嬰齊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嬰齊兄韓厥為司馬韓厥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桓子林父曰無及于鄭而勦民勦勞也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武子士會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無釁不可動楚軍討鄭

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楚武王始更此陳法遂以為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蒍敖為宰蒍敖孫叔敖宰令尹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百官象物

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謂旌旗畫物類也戒勅令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汋詩

頌篇名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耆昧也耆致也致討于昧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競強也言克商功業實無強也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彘子曰彘子先縠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知莊子曰莊子荀首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兊下坤上臨

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坎為衆今變為兌兌柔弱川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兌兌為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為法象今為衆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為兌是法敗盈而以竭水以盈為功竭則敗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彘子尸之尸之主此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為明年晉殺先穀傳韓獻子謂桓子

曰獻子韓厥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
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
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
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沈縣名或作寢杜注寢汝陰固始縣子
重將左子反將右子反公子側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
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
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
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

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斾（迴車南鄉斾軍前大旗）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管杜注滎陽縣東北有管城在今河南鄭州北敖鄗杜注二山在滎陽縣西北今河南滎澤縣西北有敖山）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

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于曰也）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二君勤儉以啟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

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當其夜内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

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咎指彘子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莊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主賓客之官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謟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誤對寡君使羣臣遷大

國之迹于鄭[還從也]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和以疑晉之羣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折馘斷首]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

進矢一而已麇興于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馬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錡魏犨子欲為公族大夫）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潘尫子）及熒澤（熒澤杜注在熒陽縣東）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即潘黨）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怒于

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獻子郤克）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

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

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詩小雅元戎戎車在前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餘軍皆移去惟工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二子楚大夫唐杜注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有上唐鄉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

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駒伯郤克）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尸止也軍中易乘則恐人惑）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重故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扃車上兵闌也）少進馬還又

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大夫晉人）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傁在後（傁老稱）怒之（怒其逢命）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

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納諸厨子之房（抽擢也菆好箭房箭舍）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杜注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今屬山西平陽府）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穀臣楚王子）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于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

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周頌時邁篇櫜韜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功業遂大信哉王能保天下也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鋪布也繹陳也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綏安也屢數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

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幾危也）以為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

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石制鄭大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于也言禍亂憂病于何所歸乎歎之歸于怙亂者也夫恃亂則禍歸之

公羊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據城濮之戰得臣稱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稱林父及楚子戰惡以晉臣與楚君抗禮

故云不與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勝戰勝皇門鄭郭門放乎路衢路衢郭內衢道鄭伯肉袒左執茅旌茅旌祀宗廟所用茅斷曰藉不斷曰旌右執鸞刀鸞刀宗廟割肉之刀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言已有過于楚邊垂之臣謙不敢斥莊王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馬辱到敝邑沛馬怒有餘之貌君如矜此喪人自謂已喪亡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六十稱耋七十稱老謙不敢多索丁夫願得主帥一二老矣以自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

是亦莊王諫不斥鄭伯之辭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屢往來為惡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如燕尾曰旆加文章曰旗錯革鳥曰旟註旄首曰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艾草為防者曰厮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杅飲水器穿敗也皮蠹也蠹壞也言古者出四方皆當有所長費喻己出征伐士卒死傷固其宜也是以君子篤

于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善用心曰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荀林父也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言還者時莊王勝鄭去矣會晉師至復還戰也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佚猶過使

得渡水去也

穀梁傳 績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

不書救鄭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也中國與楚戰無論勝敗皆以中國為主故書晉及徐邈以為內晉而外楚是也將稱元帥乃史策之通例胡氏安國謂戰以晉主之責其非觀舋之師敗以林父主之責其不能制命皆非經之本義

秋七月

附録

左傳　鄭伯許男如楚（為十四年晉代鄭傳）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貞子士渥濁）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

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巫臣楚申縣尹）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說以忘寒）遂傅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

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于眢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已若為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

楚莊得陳鄭而不有傳以為賢觀其滅蕭則知前日之釋陳乃料其國大衆心難移而非果能以德

禮屬諸侯也蕭既滅亡必無赴告蓋楚莊既服陳鄭北挫晉師於河上遂有鞭笞天下之心故以滅蕭告於諸侯以相震懾耳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杜注衛地濮陽縣東南在今直隸開州東南長樂里此大夫同盟之始

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原穀先穀曰恤病討貳于是卿不書經俱稱人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

蕭乃宋之附庸在宋之南去楚千有餘里楚既敗晉又直抵宋郊滅其附庸故宋衛曹皆懼而欲倚晉然晉及諸國不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以自彊而徒要盟以禦楚末矣其書同盟蓋晉霸既衰諸侯散而復合故載書以是要言耳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　宋為盟故伐陳陳貳于楚故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

而以死謝晉為十四年衛殺孔達傳

清丘之盟陳人不與宋師伐陳問陳故也但陳有弑君之亂晉不能討而楚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可深責也故衛以救書示陳之無罪而被兵也然宋之伐陳雖過而輔霸之義則正衛之救陳雖善而背盟之罪難辭直書而其義皆著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公羊作伐衛

左傳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以洩不肯平之憾也閒歲而齊又伐之徒以魯有向之獲而齊未有耳莒豈負齊魯之邑哉書師見用大衆以扼小邦也

夏楚子伐宋

左傳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不背盟言故也

楚伐宋以宋師甞伐陳也陳不與清丘之盟晉所當問而不能問宋代晉伐之以犯楚怒又晉所當救而不能救諸侯何恃哉胡氏安國謂宋伐陳以名楚兵則楚人有辭以伐故書其爵謬矣上年滅蕭明年圍宋兇暴已甚而俱書楚子亦得謂之有辭乎書楚子以見其君親將耳陳蔡世服於楚楚有事於中國皆自鄭及宋楚成爭霸敗宋於泓楚穆爭霸弱宋於厥貉楚莊之興挾鄭以侵宋此年

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宋人力屈求平而南北之勢成矣成十八年彭城之役楚又挾鄭以圍宋非悼公之畧則不待襄公之末盟于宋而南北分霸早見矣

秋螽公羊作蝝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清杜注一名清原今山西稷山縣西北有清原城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

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縠違命喪師復召狄謀亂討之固宜而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者何將責元帥林父不能制命晉侯既復其位自戰邲至此逾年矣何為始討其罪意縠好剛任直當國大臣多惡之會楚復伐宋故追咎前敗而清之師謂縠召狄亦附會以成獄辭如郤至實名楚師之類耳故稱國以殺見其出於君大

夫之喜怒而不去其官見其非死於軍刑也

附錄左傳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亢禦也）我則死之（為明年殺孔達傳）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

宣公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

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免于伐以達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其子使復其位

孔達自縊而稱國以殺端本清源之意也進謀者臣而制命者君始則用其謀以行私終則殺其人以謝過可乎此與魯刺公子買之事無異故不去其官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 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晉敗于邲鄭遂屬楚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使鄭自謀

而來服晉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于楚子張穆公孫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有讓國之禮事在四年

晉以救鄭致敗于邲鄭乃翻然從楚楚之得志於諸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而晉景奮然自將以伐鄭自是合諸侯以伐鄭者一同盟者四皆君親之於是齊魯從而鄭亦服是以為國貴自強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申舟無畏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暗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屨及于窒皇窒皇寢門闕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蒲胥楚市言其

興師甚速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莊始則滅蕭以逼宋繼則伐宋以聲其救蕭之罪又遣使不假道以激怒於宋而使殺之至是國君親將環其國而攻之宋為晉受兵而晉坐視不救咎在晉耳胡氏安國於衛人救陳以為著宋之罪而伐宋圍宋皆曰宋所自取失經旨矣晉之失謀莫過於置宋不救蓋果能悉師救宋因宋以守雖勝不可必而楚人糧盡師老無功而退天下諸

侯畏楚之殘服晉之義必將改圖北嚮而霸事可成乃比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不知宋既折而入楚則餘威震於齊魯而南北分霸之勢成矣甚矣晉人之昏冥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晏今山東齊河縣西北有晏城寰宇記謂之晏嬰城桓子晏嬰父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

宣子高固子家其亡乎子家歸父字懷于魯矣懷戀也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為十八年歸父奔齊傳

魯西南與宋為界楚人圍宋有震鄰之恐行父當國欲使歸父會楚以謀其不免但素服於齊而方是時楚使申舟聘齊是齊楚之交已合也故先遣歸父會穀以覘齊之向背以將會楚告所以盡事齊之禮而恐逢其怒也至以大夫會諸侯則自單

伯會鄆公孫敖會戚已為故事於歸父不足責矣

附錄左傳 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物玉帛皮幣也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獻功獻其治國及征伐之功于牧伯容貌容顏威儀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傳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終前年傳

自楚莊討陳亂挫晉師圍鄭圍宋威懾中夏然鄭宋被圍始皆闔城固守力屈而後求成獨魯不然兵未及國望風而靡僖公二十一年楚獻宋捷魯君會薄先諸侯而趨之今楚方圍宋歸父復及宋之未平而求媚焉文仲竊位不能正僖公之失固不足怪孟獻子賢大夫也而倡薦賄之謀亦可鄙也已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伯宗　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　天晉大夫　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　川澤納汙受汙濁　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　瑾瑜匿瑕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　國君含垢恐垢恥　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言小惡不損大德之喻　君其待之待楚衰　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

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樓車車上望櫓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欲為義者不兩信欲為信者不行二命不受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實廢墜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

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未服宋而去故曰棄言〕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示無去志〕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古人以城

下之盟為恥故寧亡不從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盟不書不告

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據十二年楚鄭平不書大其平乎已也已二大夫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堙登城具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

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圍者見圍之國秣以粟置馬口中柑以木銜其口不令食粟示有蓄積肥者體肥之人使應客示飽足也情實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

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先以諾受絶子反語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

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穀梁傳 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吾人謂大夫歸父存在也

不書宋及楚平而曰宋人楚人衆辭也君臣上下同欲之也蓋宋之力屈而楚師亦幾頓矣故皆以得平而息師為幸也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即僖二十四年宋及楚平猶不書也至是

年乃書之盖陳蔡鄭許已若楚之内臣宋復不支而南北分霸之勢成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氏赤狄別種以國名為氏子爵也今山西潞城縣即其地縣東北有古潞城）

左傳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儁絕異也後之人繼酆舒者）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

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黎氏杜注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今山西長治縣西黎侯亭是也又山東范縣有黎侯城則黎侯失國寓衛所居之地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文字也制字之體正之反為之盡

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曲梁杜注廣平曲梁縣今曲梁故城在直隸永年縣東北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公羊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言其去俗歸義適足以亡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不有猶不顧也是以亡也

穀梁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如衛侯燬滅邢之類卑國月卑國謂附

庸之屬如齊侯滅萊之類夷狄不日如楚滅江黄吳滅州來之類其日潞子嬰兒賢也

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以待晉救晉坐視不前以致諸侯皆南嚮而事楚晉乃用大師以滅潞氏明年又伐甲氏及留吁其棄諸侯而隳先業可愧莫甚矣潞國名赤狄之别種也凡滅國而奔者不名其位或未絶也以歸者名之責其無興復之志也唯夔子不名先儒以為無取滅之道理亦可通

秦人伐晉

左傳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 輔氏杜注晉地今陝西朝邑縣西北有輔氏城 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 稷杜注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在今山西稷山縣南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定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拒秦而自東行定狄地 立黎侯而還 狄奪黎土改晉復立之 及雒 晉侯還及雒也雒杜注晉地 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 武子魏犨顆之父 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

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自二年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茲復伐晉必楚人既服鄭宋有力征中夏之心故使秦出師以相牽制俾晉不暇南顧耳幸而楚旅旋卒晉得以其間挫齊致宋諸侯復合尚能與楚相抗不然則諸侯駢首南嚮雖欲分霸而不可得矣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襄召戴公子）

公羊傳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札其字也不稱伯仲者避同母兄弟知其為庶兄也）

穀梁傳 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解經不言殺其大夫）兩下相殺也（若言殺其大夫則是上殺下非兩下相殺矣）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

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兩下相殺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矯王命以殺之也桓襄以前列國交相侵伐是外諸侯不稟王命也至王之庶長一朝而殺世臣二人則内卿士亦不奉王命矣故以為非常而志之不稱子札而曰

札子諸家之說皆穿鑿而不安似史文舛誤當闕

所疑

附錄左傳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瓜衍今山西孝義縣北有瓜城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此物此事也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

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文王篇錫賜也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為魂魄為八年殺趙同傳

秋螽

宣公煩於朝聘賂遺之末竭内奉外人事乖而戾氣應之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公羊作牟婁杜注杞邑案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

時已為莒邑 杜注疑有誤

高固自以事出魯宣使大夫候之於途謟事外臣

書之以示貶也

初稅畝

左傳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 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

公羊傳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 按畝加稅 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

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而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為公田]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借民力治公田不稅其私]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八家皆私百畝中百畝為公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

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謂盡其力　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公田百畝中又以二十畝為八家之宅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始變法以厲民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宣公因國用不足既收公田之入又履私畝而稅之是倍取於舊矣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

冬蝝生

公羊傳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書始生曰蝝既大曰螽蝝生例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聞災當懼而反幸者猶曰宜得此災有受之者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謂宣公變古常制而稅畝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于此焉變矣人君覩此則宜過災而懼知所變計

穀梁傳蝝非災也初生故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非責也

螽之始生即為蝝方螽於秋冬又生子災之及民重矣螽飛蔽天或來自他處故不言生蝝生於境

内人見其生故異文

饑

左傳 冬蝝生饑幸之也 蝝未為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荒民無菜色今宣公一遇螽蝝遽至於饑則以平時不知務農重穀以待緩急之需也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而不書饑蓋當其時猶知告糴以救災也宣公之篇

書饑者再是既無倉廩之藏又乏救荒之策惟坐視其民之饑而死耳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杜注赤狄別種胡氏注留吁謂之純留今山西屯留縣南有故城

左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當在今山西路安府境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太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

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賞不僭刑不濫也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甲氏者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前此楚人圍宋晉坐視不救諉曰鞭長不及於潞氏甲氏則窮搜不已且欑函之會無幾時而滅狄者三蔑德棄信何以宗諸侯乎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羊作謝火公羊穀梁作災

左傳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瀍水西為王城瀍水東下都為成周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宣宮宣王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夷厲之時樂器有壞故宣王作之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孔子作春秋上黜杞下故宋而新周

穀梁傳 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榭者講武之屋宣王中興南征北討其用武於四方必有講肄之所即成周宣榭是也宣榭火而興王之迹泯矣聖人重之而書示不忘古也

秋郯伯姬來歸

左傳 秋郯伯姬來歸出也伯姬魯女嫁郯者

婦人歸寧曰來出曰來歸齊人來歸子叔姬叔姬

無罪彊歸之也郯伯姬來歸伯姬有罪自取之也杞叔姬亦大歸也而書卒書杞伯逆其喪歸則義尚有不當絶者郯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則其過必有甚於杞伯姬者矣

附録左傳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名難在前年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名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殽烝烝升也升殽于俎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武士會諡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

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儉宴有

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

禮也公謂諸侯卿雖享亦當用宴禮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

之法傳言典禮之廢久

冬大有年

穀梁傳　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大者非常之詞有者不易有也記其有者所以見

其無也宣公享國十有八年而僅一有年故以為

非常而書之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宣公華而少實其於邦交以勢利為疏數來赴而不會其葬者多矣乃許昭蔡文皆會其葬蓋許蔡為楚之私公方附楚故不敢畧許蔡之喪紀耳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杜注晉地今山西沁州東有斷梁城

左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欲為斷道會齊項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跛而登階故笑之獻子怒獻子郤克出而誓曰所不報此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欒京廬郤克之介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使得齊之罪乃復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

弗許私屬家衆為成二年戰于䳺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及斂盂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杜注野王縣屬河内今河南懷慶府治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苗賁皇楚鬭椒之子楚滅鬭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舉皆也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

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歛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彼齊三人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修禮諸侯所以貳

穀梁傳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不于清丘發傳者清丘魯不會故重舉以包之也

魯衛曹邾地皆鄰接於宋宋乃四國之藩蔽也宋析而入楚故四國自危晉亦懼楚故復結是盟其書同載書以是要言也穀梁以為外楚二傳以為謀齊蓋外楚其本謀而晉方怒齊故亦命事於會耳

附録左傳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為范武子召文子曰燮乎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

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遄速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秋公至自會

宣公會盟兩書至黑壤事齊而不事晉危晉之見討而不得釋也斷道背齊而與晉謀伐齊危齊人

之見討也宣公既得國以後卑屈事齊惟恐獲戾

逮齊惠公卒事齊之禮漸疎復附楚依晉以謀齊

内不能守禮明政外不能講信修睦而傾側於彊

大之間其何能國乎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左傳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

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為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

穀梁傳 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

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宣公弒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是以貴之

叔肸為宣公母弟生不見於策書死不稱公子則未為大夫明矣非大夫而書卒以其賢也傳稱得春秋之義者二衛侯之弟鱄以政刑無常潔身去國叔肸遺宣公大逆孔懷之誼不忍奮飛終身不

食其禄皆處變而得其宜然叔肸所為内可以盡私恩外足以維公義故傳於鱄曰合於肸曰取貴則賢於鱄逺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　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大子臧穆公子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齊霸國之餘晉文資其力以敗楚自文公卒齊不

復從晉盟晉方不競於楚是以問不及齊至是以諸侯同心外楚徵會而齊不與乃毅然親將以伐之實得繼霸之義𥨍之戰雖曰逞忿然自是齊服而東諸侯無貳心無會不與無役不從與楚相抗者近百年不可謂非謀國之善也

公伐杞

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且娶於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宣公篡立杞伯終其世不來朝盖疾其躬

為大惡雖不能討而恥相附也故憾之而親伐焉

然適以自暴其惡而張杞之義耳

夏四月

附録

左傳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書微者行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鄫穀梁作繒

左傳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弑戕皆殺也所以別内外之名

公羊傳　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

穀梁傳　戕猶殘也捝殺也（捝謂捶也）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罪鄫之臣子不能救君難也邾文公時嘗虐用鄫子然尚以會盟于邾也今乃使人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則鄫豈虛無人乎至邾人滅人理而悖天常則不待貶而惡見矣

甲戌楚子旅卒（旅穀梁作呂　楚始書卒）

左傳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鞌是）楚于

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杜注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在今山東泰安州西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

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中國卒正則日不正乃不日夷狄進之則日不論正不正故云簡之

楚君至是始書卒魯事之一如齊晉故著於策書也不書葬孔子削之也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春秋恐民之惑故不稱楚越之王喪蓋辟其號而不書其葬也楚入春秋百年武文成穆未敢有窺周室之心至楚子旅而觀兵問鼎力征中夏聘於齊晉直用王使過賓之禮非天奪其年示盡臣天下之諸侯不止也卒書其故爵蓋黜其淫名以正君臣之名分而先儒乃謂進之是以爵之貴之是以卒之其義悖矣

公孫歸父如晉

左傳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宣公用歸父之謀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其事未嘗不正而宣公薨歸父逐三桓之勢益張豈惟謀之不審哉其道固不足以勝三桓也仲遂身為大逆而任其子以圖世族義既不足以動人晉政方在彊家而藉其力以逐内臣則謀亦不能以自遂使能信任仁賢修明政教漸收其威柄則三桓必有

戕志公室可以自張然宣公篡弒之人豈足以語此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 正寢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羊穀梁作檉杜注魯竟也

左傳 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適謂子惡襄仲殺之而立宣公事齊通楚以失晉援季文子怨歸父欲去三桓

故借此以為之罪 臧宣叔怒曰 宣叔文仲子武仲父 當其時不能治也

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許宣叔名時為司寇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復命于君既復命袒括髮袒衣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踊辟踊也成踊成三日五哭踊之禮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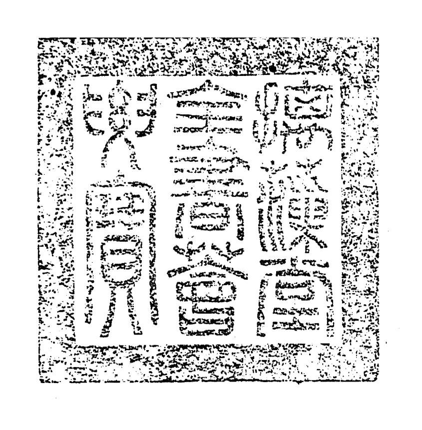
穀梁傳　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人之子謂歸父子也言成公與歸父子共守宣公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捐棄也成公棄父之殯逐父之使父命未反而已逐之是與親奔父無異

至樫遂奔齊遂繼事也

歸父謀去三桓會公之薨季氏乃追論仲遂弑君之罪而逐歸父覲傳所載行父倡言臧孫逐之若無嗣君者行父罪不容誅而成公不足有為亦於此可見矣歸父奉使而還聞君薨家遣常人當此

必震懼失常而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則猶能守禮者惜乎其始謀之不臧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葉大奇